

葉衍蘭 著
謝永芳 校點

葉衍蘭集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葉衍蘭 著 謝永芳 校點

葉衍蘭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葉衍蘭集 / 葉衍蘭著; 謝永芳校點.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4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542-8

I. ①葉… II. ①葉… ②謝…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 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33329 號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葉 衍 蘭 集

葉衍蘭 著

謝永芳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9.5 插頁 7 字數 320,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300

ISBN 978-7-5325-7542-8

I · 2899 精裝定價: 7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葉衍蘭畫像

海雲閣詩鈔

番禺葉衍蘭南雪

畫白桃花便面寄贈湘芬閣女史系以絕

句

天台合住藐姑仙一色明粧耀翠鈿憶得去年
人面好雙蛾澹掃鏡臺前

秋雲一握寄相思脉脉無言怨別離惆悵渡江
虛畫幀西風憔悴謝芳姿

題畫

秋夢盒詞鈔卷一

番禺 葉衍蘭

南雪簪

疏影

題自畫花影吹笙仕女

迷濛澹月照棠梨院落清景幽絕旋旋長廊曲曲迴欄
參差露下吹徹飛瓊綺思憑誰問只少箇雛鬟能說想
夜闌翠袖輕盈淺浸一庭寒雪 憐取嬋娟倩影素娥
定倚樹相伴孤潔瘦攏春纖暖炙銀簧冷透瑤階羅襪
紅樓短夢脩簫譜怎訴與舊愁悵切算繡籠鸚鵡聰明

李長吉詩如鏤玉雕瓊無一字不經百鍊真嘔心而
出者也二樵詩學胎息於斯故其詩語實為精當此
黃陶菴評本二樵加墨其上呂石瓢得之後歸陳蘭
甫師余從孝直世兄處假歸課餘無事一一錄出石
瓢間有附識亦并錄之同人索觀不能徧應爰付剞
劂以給所求坊肆刊行王孫崖評本亦有足互證處
與此可參觀也光緒壬辰仲秋葉衍蘭識

時年
七十

序 言

錢 仲 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僂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捨、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葉衍蘭（一八二三—一八九七），字南雪，號蘭臺，別署秋夢主人、曼伽。原籍浙江餘姚，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中舉，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主事，分戶部，考取軍機章京，「倬直樞垣二十餘年」。後「以忤某邸遂告歸」（梁鼎芬等《番禺縣續志》卷二十），主講越華書院。著有《海雲閣詩鈔》、《秋夢盦詞鈔》二卷、《續》一卷、《再續》一卷，《清代學者象傳》，編有《秦淮八艷圖詠》、《粵東三家詞鈔》、《舊雨聯吟》，寫刻有《李長吉集》、《返生香》等。

近世廣東中期詞壇（一八四〇—一九一九）是近世廣東詞壇（一七九七—一九四八）的鼎盛期之一，作為本土著名詞人，葉衍蘭為此期詞壇的繁榮作出了比較大的貢獻。具體說來，可以從詞體創作獨秀一時、詞學趣尚自成一格、詞學交游承上啓下等三個方面討論葉衍蘭的詞學貢獻，並揭示其相應的區域文化意義所在。這也是筆者點校葉氏別集的初衷之一。

首先，葉衍蘭之父英華有詞名，所著《花影吹笙詞鈔》，潘曾瑩許為「大雅之遺音，南宋之正軌」（《花影吹笙詞鈔序》），冒廣生稱其「聲逸自成，南宋遺則」（《小三吾亭詞話》卷一），夏敬觀則評為「殆《飲

水》、《側帽》之亞也」(《忍古樓詞話》)。葉衍蘭專力填詞、「不復措意於詩」(冒廣生《海雲閣詩鈔跋》)，是在他光緒八年(一八八二)辭官歸里之後，所作多「體格綿麗」(《番禺縣續志》卷二十)。這與他的學詞經歷是分不開的。除了父親的影響之外，也與自己的人手取徑有關：「余幼喜長短句，在書塾中偶得《花間集》一本，如獲異寶，時學爲之，未敢示人也。迄乎弱冠，填拍寢多，大都側艷之詞。」(葉衍蘭《秋夢盒詞鈔序》)葉衍蘭是從閱讀《花間集》開始學爲填詞的，因此，青年時期的作品如《長亭怨慢》(已拚作、天涯羈旅)、《虞美人》(梨花瘦損嬌無力)、《菩薩蠻》(重門已下葳蕤鎖)等，抒寫旅懷相思之情、天涯飄泊之感，纖細縝密，婉麗纏綿，頗得晚唐五代以來婉約詞家的韻致風情。中年以後，隨着閱歷的加深，技藝的成熟，葉衍蘭的詞作內容和風格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壯歲而還，憂愁幽思，所作半緣寓感……不復作少年綺語。」(葉衍蘭《秋夢盒詞鈔序》)最主要的表現是詞中比興寄託成分的加強。風格上的變化則是由力學南宋詞但又並不是全學姜、張之「清空」、「騷雅」而帶來的。如歷來爲人們所推重的《水龍吟·五月十五夜，偕汪芙生璵、杜仲容友韋登粵秀山看月，同芙生作》(銀蟾何處飛來)，將友朋惜別之情與古今盛衰、滄桑變幻之感聯繫起來，營造了一個博大宏闊、縱橫遼遠的境界，讓人讀後低徊不已。另一首名作《瑤花·辛酉七月十五夜，坐月綠莊嚴館，秋光欲波，天人息籟，老蟾素輝，盟予孤寂，意有所感，倚橫竹寫之》(纖雲淨洗)，詞意幽隱，寄託遙深，近乎常州派提倡的有寄託入而無寄託出。所以，冒廣生說他「刻意夢窗，而得玉田之神」(《小三吾亭詞話》卷一)；譚獻也說他的

詞「綺密隱秀」，堪稱「南宋正宗」（《復堂日記》卷八），均可謂爲的評。總而言之，葉衍蘭「壯歲而還」之作，顯得更加老到凝重，骨格蒼勁，更多地將自己大半生的身世之感、憂幽之思寄寓其中，可謂老而彌健，從而形成了「綺密隱秀」的主導風格，映照一時，同時也是其詞品「清絕」之所自來。易順鼎序《秋夢齋詞鈔》有云：「先生詞品、人品皆清絕、高絕……以詞境論之，潔淨精微，追蹤白石，纏綿悱惻，嗣響碧山。蓋先生之詞品可見，先生之人品亦可見矣。」又進一步說明，人品的「清」「高」是其詞品清絕的外化與藝術性表現。

毋庸諱言，剪紅刻翠一向是文人詞的題中應有之義。葉衍蘭被認爲是當世之張先，慣將煙月情債驅入吟筆。《秋夢齋詞鈔》中有他傷悼十七歲夭亡的侍妾羅倩而作的七首詞，其中《大酺·題儷仙內子遺照》云：「甚返魂香，驚精樹，莫慰孤鸞離鏡。沈檀熏供養，剩綃幃留住，斷腸仙影。暗麝飄殘，嬌蛾蹙損，猶帶黃花秋病。芳容尚如昔，痛低鬟欲語，慧心誰證。算千縷愁絲，霎時塵夢，讓卿先醒。書帷妝閣並。儘憐愛、都是淒涼境。今日個、寒侵翠被，淚灑犀簾，不爭差、夜臺情景。縱有釵盟在，怎問得、奈何天應。願稽首、慈雲肯。生世難卜，還怕春人薄命。又傷墜蘭露警。」（卷二）這首詞，楊永衍所編《粵東詞鈔二編》作：「甚返魂香，驚精樹，慘絕孤鸞明鏡。沈檀熏供養，剩綃幃留住，斷腸仙影。暗麝飄殘，瘦蛾蹙損，猶帶黃花秋病。芳容尚如昔，痛低鬟無語，傷心誰證。算千縷愁絲，霎時塵夢，讓卿先醒。那曾福慧並。儘憐愛、都是淒涼境。今日個、寒侵翠被，淚灑犀簾，不爭差、夜臺情景。縱有

釵盟在，怎問得、奈何天應。稽首祝、慈雲肯。他生難卜，還怕風淒露警。又作春人薄命。」兩相比勘可見，該詞收入別集時，情到深處的葉衍蘭幾乎是一字一淚地對原作進行了改易。葉衍蘭還曾以詞遍詠「秦淮八艷」——馬湘蘭、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顧橫波、寇白門、陳圓圓。這幾位青樓女子，「或以明慧著，或以節烈彰，或以任俠傾動一時，或以禪悅懺修晚景，其人其事，均足千秋。且皆出於風塵淪賤之餘，蓮挺污泥而性仍高潔，不爲金鈿所染」（葉衍蘭《秦淮八艷圖詠序》）。葉衍蘭的詞作以哀婉的筆調寫出了對她們的憐惜之情。然而，也正是曾自嘲「若不知帶甲滿天地」（《小三吾亭詞序》）的葉衍蘭，當甲午戰爭爆發，清廷節節敗退之際，年逾古稀的他拍案而起，作成甲午感事《菩薩蠻》組詞十首，記述戰事，揭露腐敗，抨擊無能。全篇纏綿哀怨，字字痛切，意味深長，盪氣迴腸，「誠不失爲是一組創變新作」，「其時嶺南詞當以此爲壓卷」（嚴迪昌《清詞史》）。梁鼎芬以同調如數和之。葉、梁之作，合之可謂雙璧，都堪稱近世廣東乃至國內詞史上感念時事的經典名篇。

《秋夢盒詞鈔》的纏綿清絕，構成了葉衍蘭詞學貢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之當之無愧地成爲近世廣東中期詞壇乃至整個中國近世詞壇上獨秀一時的詞壇「春蘭」（譚獻《篋中詞》今集續四），「詞人之詞」一派的優秀代表。

其次，以葉衍蘭爲中心的「粵東三家」，作品風貌與浙西詞家有着較多的相近之處。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與三家原籍浙江有關，正如張景祁在《粵東三家詞鈔序》中所揭示的那樣：「三君皆系出鑑湖，

徙居嶺嶠。……鄉音未改……宜乎與浙西六家如燕之頰，如驂之靳，正不獨蠻煙蠻雨間各顯一席也。」另一方面，也與他們或困頓科場，或爲人幕賓，均屬抑鬱不達的人生遭際、生活經歷有關。

葉衍蘭序張景祁《新蘅詞》有云：「選調必精，摘辭必煉，有石帚之清峭而不偏於勁，有梅溪之幽雋而不失之疏，有夢窗之綿麗而不病其穠，有玉田之婉約而不流於滑，尋聲於清濁高下之別，審音於舌齟唇齒之分，剖析微茫，力追正始。」（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引）張景祁序《秋夢齋詞鈔》亦云：「掃除浮艷，刻意標新，直合石帚之騷雅，夢窗之密麗，梅溪、竹山之疏俊，駘蕩而爲一手」，「南雪先生，其粵之竹垞、迦陵乎？」互評之中，當時一些詞人（當然不僅僅是廣東詞人）全方位遵從典雅的詞學審美趣味彰顯無疑。如許玉彬自跋《粵東詞鈔》所云：「詞者，詩之餘，其異於詩，惟體格耳。人或不察，多尚纖穠之語、佻巧之思、柔曼之音、艷冶之色，以爲匪是無當乎倚聲，斷斷然於字句間求之。至其近於詩者，輒摒之，又以爲非詞正軌。失之隘矣！不知詞萌於六朝，著於三唐，暢於五代，盛於兩宋，其短長、清濁，實《風》《雅》之遺，而人人各具面目，各寫性情。若徹其源流，自不必分詞與詩而爲二，更不必分詞與詞爲二，夫然後詞之道廣，而其體乃全。譬諸樂有五聲八音，謂舍角徵而獨尚宮商，去金石而專言絲竹，則斷乎不可。而詞亦何獨不然？余與沈君伯眉纂輯粵詞，實本此意。蓋吾粵詞家，向無總集，只就所見，綜而錄之。有詞以人傳者，有人與詞俱傳者，古今多寡，不拘一格，要不失乎雅正而已。」再如沈澤棠自序《懺庵詞話》所言：「詞雖小道，然言外而意內，無論長闕小令，其抑揚頓挫、微窈紆曲處，皆

如蛛絲馬跡，最難尋繹。又當如張叔夏所云，以雅正爲宗旨。」都能够說明，在常州派詞學思想佔據詞壇主導地位的總趨勢下，浙西一派詞學思想的潛流在近世廣東中後期詞壇乃至整個國內詞壇上仍然存在，並且擁有一定的市場。

然而，「粵東三家」生活的時代，常州詞派理論已然風靡全國，因此，他們的作品較之南宋以來由屈大均所承繼的嶺南雄直詞風，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的主要表現是，在受到主流詞學觀念的影響下，詞學趣尚漸漸呈現出混雜交融的特點，詞風也未可完全以浙西一派爲限，甚至有偏離浙西詞風而向常州詞風慢慢靠近的趨向。如夏敬觀便云：「（三家）詞皆風格適上，力避乾嘉甜熟之習。」（《忍古樓詞話》）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葉衍蘭在《小三吾亭詞序》中側面表達了自己的若干詞學觀點：「（冒廣生）顧性好詞，雖從余游，而時有以啓余。嘗與余言，詞雖小道，音內言外，主文譎諫，上接《騷》《辯》，下承詩歌。自古風盛而樂府衰，六朝人《子夜》、《採蓮》之歌，未嘗不與詞合也。自長調興而短令亡，南唐人《生查子》、《玉樓春》之什，未嘗遽與詩分也。又言學詞當從唐人詩入，從宋人詞出。每怪近日詞家，極軌南宋，黃九、秦七已成絕響，亡論溫、李。嘗集李昌谷詩爲詞一卷，欲以竟長短句之委，而通五七言之郵。余韙其言，未嘗不喜故人之有後也。」大抵就是常州詞派的觀點。冒廣生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發表於《國學萃編》上的《小三吾亭詞話》卷三中也說其師「最韙其言」，只是在引述葉衍蘭所韙

之言時，將自己的以下觀點挖去：「每怪近日詞家，極軌南宋，黃九、秦七已成絕響，亡論溫、李。」這裏面透漏出來的信息是：當時，有部分詞家專嗜南宋，不能沿波討源，從北宋乃至晚唐詞家那裏吸取營養。冒廣生對此是有不同看法的，而葉衍蘭論詞也持有基本相近的觀點。這也就是說，在十九世紀末常州派詞學思想籠罩詞壇的情況下，葉衍蘭等深受其影響又微有差異：葉衍蘭作詞，師法取向的確是直指南宋，但也並非完全主張「極軌南宋」。當然，冒氏數十年之後，相關的觀點又有所轉變，並且對自己當年表露在《小三吾亭詞話》中的一些論點深具悔意：「今日覆視，面赤至頸，恨不作楚人一炬也。」（《冒鶴亭詞曲論文集·疚齋詞論》）上述被挖去的觀點，也許就隸屬於悔尤的範圍。這種轉變，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內詞壇風會使然。葉氏師徒兩人在詞學觀念上的分野，也許充其量只能算是同中之異，不過，這種在前後五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所產生出來的差異，卻愈發能够凸顯葉衍蘭，或者應該說是與葉衍蘭同時代的一批詞人們的詞學趣尚。作為一種歷史的存在，它們有獨特之處，也有其相對獨立的價值。

由於是以自成一格的詞學趣尚作為詞體創作的思想指南，所以，以葉衍蘭為中心的「詞人之詞」群體與近世中期廣東詞壇上的「學人之詞」群體一道，將浙西詞派的審美觀念與嶺南雄直的詩風有機地融為一體，締創出此期國內詞壇一格，共同繪製出了近世廣東詞壇的一幅生動畫卷，從而開創了近世廣東詞壇的新局面。

再次，葉衍蘭詞學交游較為廣泛，為敘述方便，茲分廣東內、外兩部分分別予以縷述。

其一，是與本土詞人的詞學交游。共學為詞，結社吟詠，教授後學，有意識地選輯編刻詞集以彰顯一地一時詞學成就，是葉氏內部詞學交游的主要內容。

葉衍蘭識所編《粵東三家詞鈔》有云：「余與伯眉、芙生為總角交，舞勺之年即共學為詞，剪燭聯吟，擘箋鬪句，無間晨夕。」「共學為詞」的主要是這三個人，酬唱詞作大抵作於葉衍蘭在粵期間，如葉衍蘭有《水龍吟·五月十五夜，偕汪芙生璵、杜仲容友韋登粵秀山看月，同芙生作》、《雙雙燕·問燕，和沈伯眉世良韻》、《長亭怨慢·余與芙生別三十年，舊雨再聯，春風重唱，以詞稿屬為點定，即書其後》、《孤鸞·貞孝金女傳題詞，芙生屬作》、《百字令·芙生以端溪石硯見貽，賦此寄謝》，沈世良有《雙雙燕·問燕，同葉衍蘭朱墨莊作》，汪璵有《翠樓吟·清明日，坐碧痕館中，微雨如夢，薄寒中人，顧影微吟，不勝淒黯，賦此簡仲容、蘭臺諸子》、《百字令·五月望夜，偕葉蘭臺、杜仲容、季英登粵秀山看月》。結社吟詠是指道光癸卯前後，葉衍蘭參與了花田、訶林等詞社的活動，對象（社員）可據《番禺縣續志》卷十九所云（沈世良）「與張深、黃玉階、許玉彬、李應田、葉衍蘭結花田、訶林諸詞社」知悉，其中有外籍詞人張深。非結社吟詠詞友中，比較著名的有楊其光、鄭權、李綺青等。如楊其光有《三姝媚·葉秋庵夫子以羅浮蝶蘭贈何一山丈並系長調，命和作》，鄭權有《最高樓·甲午上巳，葉蘭臺年丈修楔啓秀樓，因謁三君祠，同會者十人……》，李綺青有《霜天曉角·南雪先生以和漁洋秋柳詩寫寄，賦此答之》以及「題葉